

六十年 金門浯島情



文／李道勇 圖／編輯部

民國 45 年，筆者與來自金門的八壯士就讀臺北師範，同窗共硯同宿芳蘭山下 3 年。他們初來乍到臺北人生地不熟，所以凡事都來請教我這個老臺北。他們來臺北的第一件願望，讓我很意外，所以第一個禮拜天，我就安排他們去搭淡水線，一來讓他們去看看吐出白煙的蒸氣火車頭，聽聽蒸氣火車頭的嗚嗚的汽笛聲，走訪上百年的新北投火車站，順便帶他們走下北投溪泡泡腳，聞聞溫泉水的硫磺味，這些經歷都是他們人生的第一次。多年以來，他們只能隔著金門海峽，不時聽著廈門火車傳來的嗚嗚聲，如今終於一見廬山真面目。

後來，有的同學要我帶他們去找批發

市場，像臺北後火車站、大稻埕、艋舺車站，他們的目的主要是採購一些衣物、家用小用品或者嬰兒玩具，經常在課餘看見他們縫製布袋包裹，郵寄回大小金門，我戲稱他們是跑單幫。

其實金門在明代就有人到南洋「落番」，不是到呂宋、馬尼拉，就是到新加坡牛車水（英國人殖民時代，中國南下的勞工就在這兒從事苦力的工作。那時，新加坡還沒有自來水，全島所需要的飲用水都得用牛車自安祥山和水井汲水來供應，這兒後來就稱為牛車水。）。那些「落番」的金門人，在當地發跡之後便回故鄉營造「洋樓」，目前金城以及水頭還可見當時

的盛景，水頭還建有三層樓高的「銃樓」，以防海盜入侵家園。（金門同安腔稱 Zang 水頭）

「落番」衣錦還鄉之中，最赫赫有名的要數金門旅日華僑王國珍、王敬祥父子，他們經商有成，清光緒 26 年，號召族人闢建占地廣闊的 16 棟閩南傳統二進式建築，1 棟學堂及 1 棟王氏宗祠共 18 棟，合稱為「十八間」。她們是金門最具代表、保存最完整的聚一「山后民俗文化村」。

民國 57 年 8 月，我搭「安平輪」到南竿，參加馬祖戰鬥營，才去兩天，深夜就來個「緊急集合」，當我們知道馬上就要登船返回臺灣時，我們就表示在敵前絕不退縮，要與守軍併肩作戰，何司令說他

很佩服我們的勇氣與決心，但作戰不是像你們的打靶，而且到時候，也抽不出人力，照顧你們這些「童子軍」，你們回到鳳山步校會與金門戰鬥營合併為金馬戰鬥營，一個暑假參加兩個營隊，你們是第一次，大夥兒就在珍重再見 聲中登上 262 登陸艦。

沒想到，天將破曉時分，艦上就響起懾魂震魄的備戰警報聲，只見 262 艦上官兵，紛紛各就各位的戰鬥崗位，為了避開噴射戰鬥機所拋落的副油箱而大幅左滿舵，就這樣一宿沒閤眼，嗅著濃濃的柴油味！直到進入基隆港，剛好就是八二三的早晨。

吃過午餐，馬上就登上火車直放鳳山，



我們果然在鳳山與金門戰鬥營會合，我作夢也沒想到，我會和金門戰鬥營在鳳山度過暑假。

度過那個砲聲隆隆的暑假，回到學校，遇到的卻是憂心忡忡的金門同學，他們沒能返鄉探親，只能焦急的找尋軍聞社的消息或聽收音機廣播。他們告訴我「823 砲戰」一日數砲擊出數萬發砲彈，第一天共方就造成金防部副司令趙家驤、章傑當、吉星文 3 位將軍，以及兩名美軍顧問身亡；金防部司令胡璉、參謀長劉明奎與國防部長俞大維也告負傷。許多高砲陣地被毀，有線電通信兵為維修觀測所與砲陣地之間的線路，也被砲擊傷亡累累。

他們對我強調，最嚴重的是對岸的圍頭陣地，封鎖了料羅灣，使金門無法接受補給，也無法後送傷患，所以非優先幹掉不可，義憤填膺的我於是決定「歃血上書」轟炸對岸圍頭陣地，以紓解浯島軍民之困，而且以絕食的行動，捐出一日所得。

所謂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」，幸虧美軍也認為有協防金門、馬祖的必要，便將琉

球美軍的「口徑 203 毫米榴彈砲」借給我國軍使用。據說該砲最遠射程 16,916 公尺、砲塔重達 16,000 公斤，需以馬達運轉，榴彈超過 90 公斤重，一顆砲彈要 4 人扛送進砲膛。

9 月中旬國軍啓動「轟雷計劃」，由於國軍觀測準確，共方圍頭各個砲位，每一次中彈，工事立即支離、人員血肉紛飛、火砲破碎。當時對岸的廈門車站被砲彈所毀，火車鋼軌嚴重彎曲。共軍被炸得驚呼：莫非蔣幫發射了原子彈！這次「轟雷」嚇阻行動，不但使共軍放棄封鎖金門，並逐漸減輕攻勢為「單打雙停」。隔年就形成「你不犯我，我不惹你」的「九七共識」，誰知 40 年相安無事過去，民國 108 年，解放軍戰機竟然超越海峽中線，而且轟張鎖定我戰機，解放軍謀我企圖，顯然又在蠢蠢欲動。

近年筆者投入臺閩地區古蹟維護行列，前後 8 次前往金門，進行田野調查或導覽解說。日久生情，他鄉已成故鄉，我時時都在關懷金門發生的大小事。源

